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理學彙編經籍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三十一卷目錄

老子部彙考一

周 總一則

漢 景帝一則 武帝建元一則

後漢 桓帝延熹一則

梁 武帝天監一則 大同一則 簡文帝大寶

陳 宣帝太建一則

北魏 道武帝登國一則 孝文帝延興一則



北齊

神武帝一則

北周

武帝天和一則

唐

高祖武德二則 高宗儀鳳一則 元宗開元七則 天寶三則 憲宗元和一則

後晉

高祖一則

宋

真宗咸平一則 景德一則 仁宗天聖一則 神宗熙寧一則 元豐一則 哲宗元祐一則 徽宗重和一則 欽宗靖康一則

金

廢帝天德一則 世宗大定一則

元

世祖至元一則

明

太祖洪武一則

老子部彙考二

漢河上公老子注

自序

嚴遵君平道德指歸論

谷神子序

明劉子威

晉葛元老子節解

自序

唐陸德明老子釋文

自序

陸希聲道德經傳

自序

宋蘇轍老子注

自序

又序

李載贊題後

王雱老子注解

自序

邵若愚老子直解

自序



古今圖書集成  
明太祖御製道德經注 御製序

薛蕙老子集解 高叔嗣序

李載贇解老 自序

焦竑老子翼 自序 王元貞序

歸有光老莊評註 文震孟序 秦繼宗序 又

經籍典第四百三十一卷

老子部彙考一

周

周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按史記周本紀不載 按老子列傳老子者楚苦縣

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

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

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

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



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

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餘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元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



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按孔子世家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按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周則老子按神仙傳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

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爲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云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爲元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錄圖子堯時爲務



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吳爲陶朱公皆見於群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也葛稚川云洪以爲老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澄清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於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老子蓋

得道之尤精非異類也按史記云老子之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至宗之子注注之子宫宮之元孫假仕於漢假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家於齊則老子本神靈耳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代學者從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何者若謂老子是得道者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異類則非可學也或云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亦不然也今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



古今圖書集成  
未入關時固已名聘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一聘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餘年二百年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爲主并老仙經祕文以相參審其他若俗說多虛妄洪按西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額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

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爲守藏史至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爲老子夫人受命自有神通遠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爲道主故能爲天神所濟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元素守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老子



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爲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外成乃去蓋仙人也孔子嘗往問禮先使子貢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師名丘相從三年而後可教焉孔子見老子老子告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也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曰易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讀之可也汝曷爲讀之其要何說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子曰蚊蟲嚙膚通夕不得眠今仁義慘然而汨人心亂莫

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區矣夫子修道而趨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若擊鼓求亡羊乎夫子乃亂人之性也老子問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其君矣使道可進人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則人莫不告之弟兄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



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陳迹也迹者履之出而迹豈異哉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爲弓弩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銜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爲鉤緝而投之未嘗不鉤而制之也至於龍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

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陽子見於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猱之捷所以致射也陽子曰敢問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名位乎不測而游乎無有者也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老子約日雇百錢計



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爲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惟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爲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元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今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元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

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爲甲叩頭請命乞爲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元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卽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并執弟子之禮具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漢竇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不得不讀讀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竇氏三世保其榮寵太子太傅疏廣父子深達其意知功成身退之義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其清貴及諸隱士其



遵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內養生壽無有顛沛於險世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非乾坤所定萬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爲宗也

按高士傳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隱君子諡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爲

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

按老子翼附錄敬叔師仲尼仲尼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敬叔言於魯君曰孔丘聖人之後將達者也受先臣之命屬臣則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車乘賁之臣請與往魯君與車一乘二馬二豎子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



之狀興廢之戒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戣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將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非者也博辨閎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臣者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有己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嘆曰自南宮敬叔之乘吾車吾道加行不然吾道幾廢矣今禮記所引吾聞諸老聃

皆是孔子問老子而得禮之要也關尹子尹喜仕周昭王爲大夫善天文豫占東南真氣狀若龍蛇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爲函谷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舂車諸子驂乘徐甲爲御將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天道將隱強爲我著書遂館終南草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包絡天地元同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該備尊道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人道正君心正民心其



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  
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者疑昭王時伯業未  
著或指授經爲敬王時殊不知夏商之衰昆吾大彭  
豷韋已自稱伯觀昭王江上不返固不待齊楚秦晉  
之出而伯者之風亦已見矣此老聖著道德所以兼  
功力而言也按乾象河鼓三星主天子三軍中星左  
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夏官上大司馬王五軍大國  
三軍已載之周禮及考穆王內傳言王西還上終南  
修草樓則知授經爲昭王時明矣關尹亦自著書九

篇名關尹子是時其徒晉公孫辛鉞字計然學於老  
子敬王二年壬午南遊楚平王禮聘問道旣而適越  
范蠡師之授蠡書十一篇名文子有平王問道章句  
踐位以大夫越伐吳蠡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  
德好用凶器上帝禁之行將不利引文子語也句踐  
不聽敗於夫椒囚石室賂太宰嚭得歸嘗膽圖報吳  
旣沼計然曰句踐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  
安樂蠡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佯狂遜封禺之地  
嘗登山籌隱今吳興計籌是也列禦寇居鄭圃四十



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莊周  
 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為相不就隱濠  
 上漆園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若夫  
 庚桑楚南榮越崔瞿柏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  
 時師老子傳其道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老子遊歷  
 商周亦已久矣其親見猶龍如孔子者可無若人自  
 司馬遷以老韓同傳而老氏之門人失紀遂使孔老  
 通家之學後世無傳焉惜哉

按史記稱老子著道德五千言不言年月敘于孔子問禮之後宜為敬王時人矣又云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周太史儋即老子或曰非也是史遷

終不能名其為何時人而焦竑引關尹子仕昭王為大夫昭王癸丑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又實指授經為昭王時事是皆未可以臆斷也故但冠之以周闕其年月云

漢

景帝 年改老子為經始立道學

按漢書景帝本紀不載 按史記武帝本紀竇太后

治黃老言不好儒術 按外戚傳孝文竇皇后好黃

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

按老子翼附錄老子之稱經自漢景帝始也吳闕澤

對大帝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放



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淡泊至漢景帝以黃帝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焉武帝建元元年罷黜黃老之學

按漢書武帝本紀贊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

注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

按老子翼附錄陳忠肅公曰武帝罷黃老而用儒術

後漢

桓帝延熹八年遣中常侍左悺管霸等之苦縣祠老子

按後漢書桓帝本紀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十一月壬子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按王渙傳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

梁

武帝天監 年造制旨老子講疏

按梁書武帝本紀高祖少而篤學洞達儒元雖萬機多務猶卷不釋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造制旨老子講疏

大同六年勅朱异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



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朱异傳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异啓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勅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簡文帝大寶 年御製老子義二十卷

按梁書簡文帝本紀太宗幼而敏睿識悟過人既長讀書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經目必記博綜儒書善言元理著老子義二十卷行於世

元帝承聖 年御製老子講疏四卷

按梁書元帝本紀世祖聰悟俊朗天才英發既長好學博綜羣書所著老子講疏四卷

按顏氏家訓梁世莊老周易總謂三元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元帝在江荆間復所愛惜召置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極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按性理大全西山真氏曰梁元帝好元談於龍光殿講老子

陳



古今圖書集成  
宣帝太建 年張譏於溫文殿講老子帝幸東宮臨聽

按陳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儒林張譏傳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篤好元言高宗世歷建安王府記室參軍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令於溫文殿講莊老高宗幸東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所撰有老子義十一卷

北魏

道武帝登國 年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說老子

按北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毗陵王順傳太祖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祇肅順獨坐寐欠伸不顧而唾太祖怒廢之

北齊

高祖 年杜弼表上老子道德經注二卷

按北齊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杜弼傳高祖命弼帶并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元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雲臨波命鉤引沉鱗於大壑苟得



其道爲工其事在物旣爾理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  
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  
迹也成功致治實衆流之江海乃羣藝之本根臣少  
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軍府而不捨遊息鑽味旣  
久斐文豐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於舊說情發  
於中而彰諸外輕以管窺遂成穿鑿無取於遊刃有  
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解連環之結本欲  
止於門內貽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  
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之聽卑邇言在察春末奉

旨猥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冒封呈并序如別詔  
答云李君遊神冥窅獨觀恍惚元同造化宗極羣有  
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資用  
隆家寧國義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  
門馳騁元史旣啓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戶列門  
張途通徑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遺老  
所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  
歷覽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敕殺青  
編藏之延閣又上一本於高祖一本於世宗



北周

武帝天和四年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討論老子義

按北周書武帝本紀天和四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門討論釋老義

唐

高祖武德八年冬十月幸終南山謁老子祠

按唐書高祖本紀冬十月癸酉幸終南山丙子謁樓觀老子祠

按舊唐書高祖本紀冬十月癸酉幸終南山謁老子

廟

按新書作丙子謁祠舊書作癸酉謁廟並存之

武德九年四月廢老子法六月復老子法

按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九年四月辛巳廢浮圖老子法六月庚申復浮圖老子法

高宗儀鳳三年詔自今以道德經爲上經貢舉人皆須兼通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儀鳳三年五月詔自今已後道德經並爲上經貢舉人皆須



兼通其餘經及論語仍依常式

元宗開元元年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老子者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儒學康子元傳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藉以聞並賜衣幣行果者上谷人歷國子司業侍皇太子讀卒贈慶王傅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祕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啓篇先薰盥乃讀開元七年御注老子道德經詔天下藏之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開元七年注老子道德經成詔天下藏其書

開元 年命司馬承禎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隱逸司馬承禎傳開元中再被召至郡元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

按舊唐書司馬承禎傳元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上之

開元二十年置崇元學令習道德經準明經例舉送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年正月己丑詔兩京及諸州各置元元皇帝廟一所并置崇元學其生徒令習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等每年準明經例舉送至閏四月元宗夢京師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於蓋屋樓觀之側  
開元二十一年制令每年貢舉人加老子策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庚子朔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兩條策加老子策

開元二十三年御書道德經刊勒於兩京及天下諸州皆立石臺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歐陽修唐石臺道德經跋云右老子道德經唐元宗注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立石臺刊勒其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此本在懷州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崇元學置生徒令習老子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



二十九年正月丁丑崇元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  
列子文中子每年準明經例考試

按此條卽二十年  
事此又作二十九

年未知孰是并  
存之以俟考

天寶元年置元元廟詔崇文習道德經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天寶  
元年二月丁丑莊子號爲南華真人文子號爲通元  
真人列子號爲冲虛真人庚桑子號爲洞虛真人其  
四子所著書改爲真經 按禮儀志天寶元年正月  
癸丑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稱於京末昌街空中見元

元皇帝以天下太平聖壽無疆之言傳於元宗仍云  
桃林縣故關令尹喜宅傍有靈寶符發使求之十七  
日獻於含元殿於是置元元廟於太寧坊東都於積  
善坊舊邸二月丙申詔史記古今人表元元皇帝昇  
入上聖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元真人列子號  
冲虛真人庚桑子號洞虛真人改莊子爲南華真經  
文子爲通元真經列子爲冲虛真經庚桑子爲洞虛  
真經亳州真源縣先天太后及元元廟各置令一人  
兩京崇元學各置博士助教置學生一百員桃林縣



改爲靈寶縣田同秀與五品官四月詔崇文習道德經九月兩京元元廟改爲太上元元廟天下準此天寶二年加元元皇帝尊號改崇元學爲崇元館更置職員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天寶二年正月丙辰加元元皇帝尊號大聖祖三字崇元學改爲崇元館博士爲學士助教爲直學士更置大學士員三月壬子親謁元元宮聖祖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仍於譙郡置廟西京元元廟爲太清宮東京爲

太微宮天下諸郡州爲紫極宮九月譙郡紫極宮宜準西京爲太清宮先天太祖及太后廟並改爲宮天寶十四載頒御注老子并義疏於天下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天寶十四載十月甲午頒御注老子并義疏於天下

憲宗元和五年上問宰臣神仙之說李藩因論老子指歸

按唐書憲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五年八月乙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



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爲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遣訪載童女入海求仙漢武帝嫁女與方士求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致暴疾不救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誠哉是言也君人者但務求治理四海樂推社稷延求自然長生也上深然之

後晉

高祖召張薦明延入內殿講道德經

按五代史晉高祖本紀不載 按一行傳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賜號通元先生後不知所終

宋

眞宗咸平六年命杜鎬等校道德經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咸平六年四月命



杜鎬等校道德經六月畢

景德 年令崔偓佺講道德經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崔偓佺傳景德後令講

道德經日于崇文院候對終篇賜以白金繒綵

仁宗天聖九年詔馮元孫奭講老子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儒林孫奭傳詔與馮元

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匹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

入謝又命講老子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

按玉海天聖九年閏十月二十四日戊辰宴近臣於

太清樓餞翰林學士知兗州孫奭初奭侍講邇英奭

以年老因請泣下上亦惻然詔與馮元講老子三章

各賜帛二百疋以不得請求近郡拜工部尚書知兗

州特宴太清樓翌日奭入謝又命講老子賜襲衣金

帶鞍馬

神宗熙寧 年陳景元以所著道德經注疏進呈御

筆獎諭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老子翼附錄有碧虛子

陳景元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采



撫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參以師傳之祕集而成書  
熙寧中因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  
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

見碧虛子傳并纂微篇序道藏目錄

元豐元年呂惠卿道德經傳成表上之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老子翼附錄呂吉甫作  
道德經傳成以元豐元年表進於朝曰臣惠卿言臣  
聞庖丁奏刀得養生於文惠輪扁釋鑿議讀書於齊  
桓志之不分道或有在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

以大道散於智慧之僞含生失其性情之初爰有真  
人起明至教獨推原於道德蓋祖述於典墳是以雞  
犬相聞莊周指謂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爲黃  
帝之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唯恍唯惚視聽莫得以  
見聞不古不今迎隨孰知其首尾失之其出彌遠至  
寶祕於荆山而莫知悟之不召自來元珠索之象罔  
而可得軒轅華胥之國唐堯姑射之山皆極至遊遂  
臻泰定此書之指其詣不殊曹參師於蓋公而相齊  
國孝文傳之河上而爲漢宗僅得淺膚猶幾康阜夫



唯俗學不識道真徒見其文有異詩書之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故聞不尚賢則謂遺之野而不收不貴貨則謂棄諸地而不用謂絕學則無憂等於禽犢謂絕聖則無法等於鴻荒不知靈府之間有若清眸之上雖畱金屑亦翳神光故令善惡之兩遺而極冲虛之一致茲難情度宜使智迷遂以允聖之信言列於百家之珍說發茲微學宜屬至神伏惟皇帝陛下以高真之質而出應君師以妙本之餘而形爲事業蠱飭而庶政交舉革當而四方已孚方將齊心服

形而捐治物養己之累深根固蒂以趣長生久視之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深造其極適丁斯時臣性維顓蒙生遭憂患每思朝徹以解天弢汎觀以考其散殊自損而期於脗合維日不足歷年於茲晚於斯文忽若有得卽動而靜物芸芸而歸根由濁以清中冥冥而見曉遂以其意達之於辭雖云自安未知其可竊謂至人之靜鑑實爲學者之元龜敢用冒聞以占中否龍隨章散固難知其上天馬以智專因可取於辨道倘有一言之補敢辭萬死之誅所著



老子道德經傳凡計四篇謹奉表投進以聞臣惠卿誠惶誠懼頓首謹言元豐元年正月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東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臣呂惠卿上表

按李彥平先生遺書云呂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二解獨冠諸家

哲宗元祐二年春正月詔主司毋得於老子命題

按宋史哲宗本紀元祐二年春正月戊辰詔舉人程試主司毋得於老莊列子書命題 按呂公著傳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弊公著始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徽宗重和元年八月詔頒御注道德經九月詔太學辟雍置道德經博士



古今圖書集成  
按宋史徽宗本紀重和元年八月辛酉詔頒御注道德經九月丙戌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

欽宗靖康元年四月詔取士禁用老子

按宋史欽宗本紀靖康元年四月己未復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

金

世宗大定 年以國子監印本老子授諸學校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國子監始置於

天德三年後大定始置太學府州學老子用唐元宗注疏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

大定二十三年譯經所進所譯老子命頒行之

按金史世宗本紀大定二十三年九月己巳譯經所進所譯老子等書上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命頒行之

元

世祖至元十八年十月命叅校道書留道德經餘皆焚之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八年十月己酉張易等言  
叅校道書惟道德經係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僞撰宜  
悉焚毀從之

明

太祖洪武七年上御注道德經

按明史官焦竑經籍志高皇帝御注道德經二卷

按明太祖御製序朕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  
書強爲之辨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與朕雖菲  
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

寶非金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知慮意利後  
人是特注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爲之序



老子部彙考二

漢河上公老子注二卷

按河上公序五味辛甘不同期於適口麻絲涼燠不同期於適體學術見聞不同要於適治今夫天下所以不治者貪殘奢傲吏不能皆良民不能皆讓以及於亂誠使不貪矣不殘矣慈儉而讓矣天下豈有不貪不殘慈儉而讓乃有不治者乎今夫儒者高仁義老氏不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儒者蹈禮法老氏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



虛不毀萬物爲實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民自化焉  
故其言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  
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爲天下先非禮乎  
故用世之學莫深於老氏今儒者不務自治而虛名  
之幻內貪殘而外仁義處奢傲而治禮文此乃忠信  
之薄而亂之首也而老氏之所下也

嚴君平著道德指歸論六卷

按谷神子序嚴君平者蜀郡成都人也姓莊氏故稱  
莊子東漢章和之間班固作漢書避明帝諱更之爲

嚴莊嚴亦古今之通語君平生西漢中葉王莽篡漢  
遂隱遁煬和蓋上世之真人也其所著有道德指歸  
論若干卷陳隋之際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德篇  
因獵其訛舛定爲六卷而以其說曰冠於端庶存全  
篇之大義爾谷神子序

按明劉子威序老子書註者無慮數十家獨河上公  
最著然莫古於嚴君平矣君平生元成間與揚子雲  
同時蓋隱於卜筮其術道高藐才智淵蔚辨討微邃  
持論悠暢幾識洞變藏往知來與鬼神謀陰陽爲使



其爲旨與老氏無間故因其篇章以發歸趣以爲道  
本於無無無之無是生於無未始之始是爲太始體  
既無矣不得不虛既未有始莫之端倪惟無倪也故  
能周遍虛之極也復何所窮故原物之生始惟至柔  
柔者生之端剛者生之魄大凡勢之充滿必始於虛  
柔爲之本不失其初故天道下降地道居卑川冲谷  
虛澤納藪萃王公執謙能下爲貴以卑爲高以後爲  
先去泰去矜知雄守雌以是爲國以是爲身禍之所  
去福之所存綿綿不絕爲天下正重積蚤復惟恍與

惚爲於無爲事於無事故天地遂成萬物兼作長養  
一世舍利四海無舉大功而名號歸之無傷吾神而  
萬世爲澤此君平之指而老氏之大要也人隨所慕  
以自爲說故有以柔弱勝剛強而爲兵權之譎者取  
彼險武附於詐謀有以芻狗萬物而爲申韓之刻者  
絕聖去智以愚齊民有以清淨無爲而爲蓋公之言  
者慎守其常用以寧一則曹丞相輔漢一代之治是  
也有以谷神不死而爲神仙長年之術者則推本柱  
下原於道德關尹書之類遂爲元談之宗然其所述



皆老之支流非其全體老氏豈虞其至是哉卽六藝固有盜以爲亂階者莊叟固云古之博大真人哉而自著其道未嘗附之今欲與列莊爲一顧且未可而况彼諸家者自爲解也毫釐千里而何以訓詁爲哉抑君平之書則大有類司馬季主者矣蓋皆懷道不仕敦資丘園上述天道下紀地理中極人事究觀邃古窮覽後世旁盡物情包洞幽晦識記未形與能凡庶故宋忠賈誼聞其言也抑心消志伏軾無氣而嚴夫子端策正著抗論卜肆巨君之亂貞不絕俗清而

不汙其爲文也宏裕掩該含通標貫靡靡纚纚條縷判析首尾溫粹卽之也近充類也遠不才雄而鬱耀莫遏不以辭貴而理勝故超若千里驥盤旋垓中塵不出軌馭不逸範而踐無遺地騁有餘巧若江海爲物淹浸蕩沃滔陵汨陳漸潤而不知其益若造化付形隨所充具其新不窮而機不可測雖以釋訓爲名故自爲一家言其逸亡者已六卷卽所存可以無恨其少矣

晉葛元老子節解二卷



按元自序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爲神明之宗三光恃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闡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爲元之惠也故衆聖所共

尊道尊惠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卽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元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其窈窈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爲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自然經也予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攜契元人靜思



期真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氣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洿之不辱飾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淸自然也應道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爲哉弘之由人所以尊妙可不精極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寶之

唐陸德明老子釋文一卷

按德明自序老子者姓李名耳

河上公云名重耳

字伯陽楚國苦縣厲鄉人也

史記云字聃又云曲里人一云陳國相人生而皓首

劉向列仙傳云受學於容成生於殷時

爲周柱下史

史記云爲周守藏史或言是老萊子蓋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衆家皆云先爲柱下史轉爲守藏史葛洪云文王時爲主藏史武王時爲柱下史或云老子在黃帝時爲廣成子一云爲天老在堯



時爲務光子在殷時爲彭祖在周爲柱下史  
觀周之衰乃西出關

周敬王時

爲關令尹喜說道德二篇尚虛無無爲

劉向云西過流沙莫知所終

班固云道家者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  
面之術也漢文帝竇皇后好黃老言有河上公者居  
河之湄結草爲庵以老子教授文帝徵之不至自詣  
河上責之河上公乃躡身空中文帝改容謝之於是

作老子章句四篇以授文帝言治身治國之要其後  
談論者莫不宗尚元言唯王輔嗣妙得虛無之旨今  
依王本博采衆家以明同異

唐陸希聲道德經傳四卷

按希聲自序夫老氏之術道以爲體名以爲用無爲  
無不爲而格於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  
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  
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  
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



之罪人也乃爲述傳以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尙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

可謂至神者矣

宋蘇轍老子註四卷

按轍自序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往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而知之全曰試爲我言其



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

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法而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嘆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也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



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

按轍又序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於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子所作詩傳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閒居無事凡所爲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歸北子瞻至毘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於子瞻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

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予自居潁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爲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爲定今日以益老自以爲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及於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日子由再題

老子翼附錄云元符庚辰造又云眉山蘇籀潁濱



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爲籀講老子數篇  
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  
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  
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碌碌者莫測矣見遺言  
按李載贄題後食之於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  
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兩者易  
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棄也道之孔老猶稻黍之於  
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羨於彼而顧可棄之哉何也  
至飽者各足而真饑者無擇也蓋嘗北學而食之於

主人之家矣其初蓋不知其美也天寒大雨雪三日  
絕糧七日饑凍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憐我炊  
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徹案而後問曰豈稻粱  
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與稻粱埒且  
今之黍稷也非有異於向之黍稷者也惟甚饑故甚  
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更不作稻粱想亦不作  
黍稷想矣予聞之慨然而嘆使予之於道若今者之  
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發憤學道窮日夜不寢不  
食而時獲子由老子解於焦弱侯氏解老子者衆矣



而子由最高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奧宋自明道以後遞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爲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唯真饑而後能得之也萬曆二年冬十二月二十二日李載贄宏甫題

王雱老子註解二卷

按雱自序昔老子當道術之變故書九九篇以明生之理而末世爲學蔽於前世之緒餘亂於諸子之異論智不足以明真僞乃或以聖人之經與楊墨之書雖有讀者而燭理不深乃復高言矯世去理彌遠今世傳註釋王弼張說兩家經文殊舛互有得失害於理意者不一今輒參對定於至當而以所聞句爲之解聖人之言旣爲難盡而又知之所及辭有不勝覽者以意逆志則吾之所發已過半矣書成於熙寧



三年七月十二日竊嘗論曰聖人雖多其道一也生之相後越宇宙而同時居之相去異天壤而共處故其有言如首之有尾外此道者皆邪說也然而道一者言固不同言同者道固不一而世儒徒識其言故以言同者爲是不知其道故以道一者爲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誠如是則推五行之殊觀四時之變視形度志以參萬物則聖不言吾其知之矣故道歲也聖人時也自堯舜至於孔子禮章樂明寓之以形名度數而精明之運炳

然見於制作之間定尊卑別賢否以臨天下事詳物衆可謂盛矣蓋於時有之則秋夏是也夏反而爲秋秋則斂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辨物爲德以復性爲常其志靜其事簡夫秋豈期於反夏乎蓋將以成歲而生物也於是時動植之死者過半然豈天命之至果非小智之所及邪秋蓋非歲之終也則又有至者焉故四時之變於吾有之則幼壯老死是也傳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其是之謂乎嗚呼學道而不期於死之說則亦何以學爲哉朝聞道夕死



可矣則所謂道者貴乎可以生死也誠知道德之說而遡其所歸則死生之說盡矣故余盡心焉

邵若愚直解 卷

按若愚自序據史記老子爲守藏室之史周衰遂去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緣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分上下此流俗之言今除去又不知何人不審正文前後本意分爲八十一章惟務其

華圖象陽數此皆戲論無益於人今亦除去此書箋注者多雖能於理則不中雖辯於事則無法只如注元牝爲口鼻是不中理也死之徒爲涅槃是不中事也如是胷懷臆註語言散失者不欲備舉由其未至於道也孔子志於道緣道無形故據於德以德爲基本本立而道生以其漸也豈可殫德而不進道此所謂過其門而不入其室又多以術爲道者認穢汁爲精以鈍濁爲樸遲速爲性拱手不動爲無爲不食滋味爲恬淡儻來適去爲自然休妻獨寢爲清靜如此



之徒不可與言至道如抱朴子第八卷云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所按據者也蓋其人多言房中黃白之術執有爲爲事將好利淫心測度無爲之道故不知首尾又況不及此子者乎又直以輕舉者爲上士修道德者其次夫舉身隱形變化物象在禁爲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其無益也老子所著長生久視務在進道而不專取且神仙之人居止三山不離於地跨鸞朝帝亦不離天居天地之間兀兀然壽千萬歲暫時易

短爲長報盡還復於死若不進道何異大椿耳此非論說是非恐殢神仙之術不進於道也

按若愚號本來子紹興時

人

明太祖御製道德經二卷

按高皇帝御製序朕本寒微值羣雄並起不得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卽帝位奉天以伐元統育黔黎自卽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穹蒼之切鑒於是問



道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羣書檢間有道德經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旨奧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不同再尋較之所著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悉視之用神盤桓其書久之以一己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注以遺方來恐令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

而朕心減恐復以斯經細覩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靄羣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秀奇峯使昔有巍巒倏態成於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覩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撫况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如一却乃虛而不實非著象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



身則知己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探其一二之微旨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書強爲之辯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朕雖菲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知慮意利後人是特注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爲之序

薛蕙老子集解二卷

按高叔嗣序亳州老子所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元虛自漢以下莫能遡其本旨咸窺見一偏說繇此起

故其書曰離州人薛考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天人之一折衷羣言合於桀度老子之道則燦然大明書成嘉靖九年歲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無得聞焉然周易乾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亢不以吉凶告人用九見羣龍無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



一不知天人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老子者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孔子者乎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示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奈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同條共貫豈有他哉作者既皆已沒

景響仆絕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卷藏於家予錄其副焉又曰考功薛先生既屏居亳一紀致崇於學庚寅始注老子號曰集解余爲序其書刊之甚著先生意未覃時復損益丁酉乃成示予讀之義加精微要以至道協於大中繇漢以來言老子者蓋至是決矣顧世莫有與知老子者又孰以知先生之注序曰始余少讀老子謂猶皇帝王霸之降所言殆上皇事爾朴而不華後世弗能用誠竊之亦足寡營而致治壯益讀之則



見與聖人之道亡牴牾可施於世特其辭所出抑揚已甚驟不能通愚者欲信之助以靈異繇是遂爲儒家所詘置爲養生之書其徒守之至言湮晦要之古之聖人所學咸修己治人之事或得有淺深見有純駁爾奈何絕去使世諱言之老子書殆於息矣余懷此意未有以明其後仕都質之今祭酒武城王純父先生孔老所以異奈何純父答云聃與尼父意同而言異彼生於周末睹文之盛也疾欲還之古故激言之激則不能無過中已試言之仲尼曰人而不仁如

禮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禮與其奢也寧儉而聃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激如此去仲尼之辭遠矣故尼父之書誦法萬世而聃卒廢而爲它也余藏其牘他日仕山西復質之今京尹曹德芳先生其言聖人之言道也猶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彼匈奴則謂之撐犁豈有二哉特其辭異耳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辯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達哉言乎蓋二先生皆深於老子者今以觀考功之注尤信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



一致而百慮學者習而常聞如不見其同與一獨以其異也遽詆訶之蓋讀其篇未訖往往已驚豈但老子邪嗚呼難言矣百世倘有其人固自知之余何暇置毀譽哉記二先生之語篇首復作序

按蕙字君采

李載贇解老二卷

按載贇自序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爲非惜也以非之才而卒見殺於秦安在其爲善解老也是豈無爲之謂哉夫彼以柔弱而此以堅強此勇於敢而彼勇於不敢已方圓冰炭若矣而謂道德申韓宗祖可歟

蘇子瞻求而不得乃強爲之說曰老子之學重於無爲而輕於治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嗚呼審若是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老子之學如是夫老子者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者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古聖王所謂仁義禮樂者非所以治之也而况一切刑名法術歟故其著書專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以仁雖無爲而不免有爲義則爲之而有以爲又甚矣



是故其爲道也以虛爲常以因爲綱以善下不爭爲百谷之王以好戰爲樂殺人以用兵爲不得已以勝爲不美以退爲進以敗爲攻以福爲禍以得爲失以無知爲知以無欲爲欲以無名爲名孰謂無爲不足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無爲之有益也然則韓氏曷爲愛之曰順而達者帝王之政也逆而能忍者黃老之術也順而達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順事恕施而後四達不禦其效非可以旦夕責也逆而不能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故無政不達而亦無心可

推無民不安而亦無賢可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簡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者欲效之而不得是故不忍於無欲而忍於好殺不忍以己而忍以人不忍於忍而忍於不忍學者不察遂疑其原從而曰道德之禍其後爲申韓也如此夫道德之後爲申韓固矣獨不曰仁義之後其禍爲篡弑乎古今學術亦多矣一再傳而遂失之其害不可勝言者豈少哉獨老子乎由此觀之則謂申韓原道德之意亦奚不可予性剛使氣患在堅強而不能自克



也喜讀韓非之書又不敢再以道德之流生禍也而非以道德故深有味於道德而爲之解并序其所以語道德者以自省焉

載贄溫陵人姚安太守

焦竑老子翼三卷

按竑自序老子明道德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以爲譚兵而作豈其佳兵善戰之言亦有以啓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之喜強者莫逾於兵而猶然以柔詘也卽無之而不柔可知已柔也者剛之對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居余曰老

子非言柔也明無爲也柔非卽道而去無爲也近剛非外於道而去無爲也遠故自柔以求之而無爲可幾也夫無之不能不有猶之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之以常無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世之仁義聖智不至絕而棄之不止也是亦歸於舉一而廢百者耳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無也無之無者是舍有以適無者也其名爲輓斷有之無者是卽有以證無者也其學爲歸根苟物之各歸其根也卽芸芸並作而卒不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也蓋學者



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卽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卽空得有而不得無故老明有卽無審知有之卽無也則爲無爲事無事而爲與事舉不得以礙之矣斯又何絕棄之有故曰老子明道之書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也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譚者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當也反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戶之有樞也參之近儒如契之有合也自以爲道在此矣顧二十年以來觸塗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多

乖有乖必有反蓋未嘗暫去於懷也頃歲困衡旣久浸以成疴偃息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嘆曰鄉也未嘗不非意識而或思滅識以趨寂未嘗不貴無心而不知本心之自無知慕清靜而不知無垢之非淨知有真我而不知無物之非我皆譚者有以誤之也自此馳求意見寂無影響而余亦幸爲無事人矣時友人翟德孚好言老子間舉目相訊余以近寤疏之德孚未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爲之解因取家藏老子故暨道藏所收徧讀之得六十有四家博哉言乎其間



叛道離經之語雖往往有之而合者爲不少矣吟言  
廻環繼以太息嗟乎老氏五千言或以爲盡容成子  
書列子又言谷神不死爲黃帝書故曰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聖人可以明道不必皆  
已出也況余之於斯秋毫之端萬分未處一者乎於  
是輟不復作第取前人所疏手自排纘爲一編而一  
二膚見附焉德孚亦方解陰符未竟也俟其成當並  
出以示學者今姑叙之藏於家豈萬曆丁亥仲冬焦  
竝弱侯書

按王元貞序夫老子所貴道無爲故其著書稱微妙  
太史公謂其言至深遠矣老子豈故創爲異說以滋  
天下之惑必使人若其道而化哉夫亦見所獨到處  
甚高故其言始不與世合夫天地人物其初果有乎  
誠無之也探造化之根源發元微之妙旨致虛守靜  
自有而無乃可長生久視耳至若雄雌白黑剛柔取  
與乃其所明御世之術恬淡無爲之妙也詎淺淺未  
深於道者所能測哉嘗考軒岐氏之言曰無勞爾形  
無搖爾精乃可長生則所謂無爲者蓋有自焉而非



故爲異說者也迨後世宗老氏者出羣起而異之則各持所見喜爲高論老氏之書不爲天下裂乎吾友焦弱侯之深嗜其言而洞析微旨於是窮搜博採取其足以究元言明至道者萃以成編命曰老子翼蓋可羽翼道德者乎余因而命工梓之叙其所自得者附云萬曆戊子清明日王元貞孟起父書

歸有光老莊評註十卷

按文震孟序自晉宋清談熾盛謂三日不讀老莊則舌本間強迺其所寄於塵舌間如寓響絲桐聲過不

畱一詞半句無有傳者乃所以爲清談耳獨郭象注流傳至今而說者猶謂莊子註郭象也夫惟莊子註郭象象註所以傳若使郭註莊子則吐棄時賢久矣芻狗之陳可千秋邪蓋古來遯世之士其精神力量眞足陶鑄宇宙糠粃堯舜而不屑一置身於塵垢之域故太上則聲塵銷滅與風露雲氣相乘御於太空無始之中而其次者雄心灑氣降伏未盡不能不稍露於語言文字間知命而不甘爲命所限樂天而不肯爲天所圉無可奈何而托之乎沆洋浩渺恢詭譎



怪以洩其胷中之苞孕而若見若隱疑神疑帝蓋其眼界口吻全超於耳目音容之外而讀者乃句句而析之字字而節之復命之曰某註某釋云何而批之而選之不幾爲蝴蝶之栩栩夔虻之相憐也哉故解莊者不解莊者也註莊者不註莊者也歸震川先生方內文章家也其閱莊也亦以文章閱之已矣莊非爲清談設而清談可焉尤非爲文章設而文章可焉此乃莊之所以神耳若夫取古已陳之言而標一名姓於側以爲是博古者流則市賈之陋習予甚厭之

而不能禁也彼且爲嬰兒亦與爲嬰兒是則予之以不解解莊者夫甲子七夕藥園逸史文震孟題

按秦繼宗序昔吳闕澤對大帝曰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縱汰其心學歸淡泊至漢景帝謂其義體精深改子爲經勅朝野悉諷誦焉唐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平陽敬會真於說說籍以聞行果偕子元會真及長樂馮朝隱晨夕進講推索老莊祕義則此二書久爲帝王所尊禮豈徒野修之輩相與肄習之也有宋



諸儒拘檢太甚曰爲異端而老氏猶賴羽流所宗卷冊輝煌皮置道藏若漆園之語則斥爲放誕不羈屏之幽遠獨廬陵眉山淮海臨川數君子於二書有深嗜畢世窮之每云流覽涉獵未盡其奧晁文元曰古今名賢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爲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似矣而未也學者誠能想其元機測其至理可以出世可以入世身心性命共得遊於安養之天若制舉藝竊其緒餘則參入淵微不可思議故二書在盛明之世卽不崇諸黌序而自學士大夫以逮

呬唔咕嗶之士莫或離也吳郡太僕歸先生爲一代宗匠其今古文詞皆成創獲風格議論識者比之昌黎復生余少讀其所輯先秦兩漢文鈔洎評閱遷史意見超忽以需學者之領悟心悅之而南北浪遊攜隨行篋頃奉使虎林客有傳其批點老莊至者握筭之餘受而卒業焉因嘆曰自昔閱老莊夥矣盡沿其膚澤耳千年靈腕得太僕之指鉤點畫皆臻化境雖曰老莊之微妙然非太僕而二子之面目終爲百家之詞障隔一塵也亟命侍史錄寫成帙并識是語於



首萬曆丙辰春分後一日楚黃秦繼宗敬伯甫序  
按繼宗又序天啓甲子余退老黃泥之坂中林無偶  
古人自娛走童子購書吳市知老莊評註業已授梓  
又太史公特爲訂正夫太史公間世人豪也卽點綴  
字語每有超世之識茲其藏本幾經披閱是太僕公  
之苦心若待太史公而後傳也余喜不能禁遂械寄  
序言以問書賈倘謂余爲知言或并刻之以竊附太  
史公之文末是歲清和月望秦繼宗又識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三十二卷目錄

老子部彙考三

漢書藝文志

道家

隋書經籍志

道家

唐書藝文志

道家

宋史藝文志

道家

老子部彙考四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

老子



杜光庭老子箋註 六十餘家

宋鄭樵通志 道家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 道家

馬端臨文獻通考 道家考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 道家考

焦竑經籍志 道家

經籍典第四百三十二卷

老子部彙考三

漢書藝文志

道家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 注 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 注 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注 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隋書經籍志

道家



老子道德經二卷注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漢長陵三老母丘望之注老子二卷漢徵士嚴遵注老子二卷虞翻注老子二卷亡

老子道德經二卷注王弼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張嗣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蜀才注亡

老子道德經二卷注鍾會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晉太傅羊祜注解釋老子經二卷東晉江州刺史王尚述注老子二卷晉郎中程韶注集解老子二卷邯鄲氏

注老子二卷常氏傳老子二卷孟氏注老子二卷盈氏注亡

老子道德經二卷音一卷注晉尚書郎孫登注

老子道德經二卷注劉仲融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巨生注解老子道德經二卷晉西中郎將袁真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張憑注老子道德經二卷釋慧琳注老子道德經二卷釋惠嚴注老子道德經二卷王元載注亡

老子道德經二卷注盧景裕注撰



老子音一卷注李軌撰梁有老子音一卷晉散騎常侍戴逵撰亡

老子四卷注梁曠撰

老子指歸十一卷注嚴遵注

老子指趣三卷注毋丘望之注

老子義綱一卷注顧歡撰梁有老子道德論二卷何

晏撰老子序決一卷葛仙公撰老子雜論一卷何王

等注老子私記十卷梁簡文帝撰老子元宗一卷韓

壯撰老子元譜一卷晉柴桑令劉遺民撰老子元機

三卷宗塞撰老子幽易五卷又老子志一卷山琮撰  
亡

老子義疏一卷注顧歡撰梁有老子義疏一卷釋慧

觀撰亡

老子義疏五卷注孟智周私記

老子義疏四卷注韋處元撰

老子講疏六卷注梁武帝撰

老子義疏九卷注戴詵撰

老子節解二卷



老子章門一卷

唐書藝文志

道家

老子道德經二卷

注李耳

又三卷

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王弼注新記元言道德經二卷又老子指例略二卷

蜀才注老子二卷

鍾會注二卷

羊祜注二卷又解釋四卷

孫登注老子二卷

王尚注二卷

袁真注二卷

張憑注二卷

劉仲融注二卷

陶弘景注四卷

樹鍾山注二卷

李允愿注二卷

古今圖書集成



陳嗣古注二卷

僧慧琳注二卷

惠嚴注二卷

鳩摩羅什注二卷

義盈注一卷

任真子集解二卷

張道相集注四卷

盧景裕梁曠等注二卷

安丘望之老子章句二卷又道德經指趣三卷

王肅元言新記道德二卷

梁曠道德經品四卷

嚴遵指歸十四卷

何晏講疏四卷又道德問二卷

梁武帝講疏四卷又講疏六卷

顧歡道德經義疏四卷又義疏治綱一卷

孟智周義疏五卷

戴詵義疏六卷

葛洪老子道德經序訣二卷



韓莊元旨八卷

劉遺民元譜一卷節解二卷章門一卷

李軌老子音一卷

馮廓老子指歸十三卷

傅奕注老子二卷

楊上善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老子指略論二卷注太子文學

辟閭仁諝注老子二卷注聖曆司禮博士

賈大隱老子述義十卷

元宗注道德經一卷又疏八卷注天寶中加號元通

道德經世不稱之

盧藏用注老子二卷

邢南和注老子二卷注開元二十一年上

馮朝隱注老子卷

白履忠注老子卷

李播注老子卷

尹知章注老子卷

傅奕老子音義卷注以上並卷亡



陸德明老子疏十五卷

陳庭玉老子疏 卷注開元二十年上授校書郎卷

亡

陸希聲道德經傳四卷

吳善經注道德經二卷注貞元中人

楊上善道德經三略論三卷

道士成元英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又開題序訣義疏

七卷注元英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

至京師永徽中流郁州

孫思邈注老子 卷

李含光老子學記一卷又義略一卷注含光揚州江

都人本姓弘避孝敬皇帝諱改焉天寶間人

元景先生老子道德經簡要義五卷按他書多作元晏

道士劉進喜老子通諸論一卷

崔少元老子心鏡一卷按明焦竑志云崔少元撰王守愚注

呂氏老子昌言二卷

宋史藝文志

道家



河上公老子道德經注一卷

嚴遵老子指歸十三卷

王弼老子注二卷又道德略歸一卷按歸疑卽例字之誤

陸修靜老子道德經雜說一卷

傅奕道德經音義二卷

唐元宗注老子道德經二卷注有序

唐元宗道德經音疏六卷

成元英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七卷

杜光庭道德經廣聖義疏三十卷

僧文儻道德經疏義十卷

趙至堅道德經疏三卷

張惠超道德經志元疏三卷

陸氏道德經傳四卷

扶少明道德經譜二卷

谷神子注經諸家道德經疏二卷注河上公葛仙翁

鄭思遠睿宗元宗疏

李若愚道德經注一卷

喬諷道德經疏義節解二卷道德經小解一卷按明焦竑



志云  
蜀人

陳景元道德經注二卷

蔣之奇老子解二卷又老子繫辭解二卷

晁公武老子通述二卷

老子道德經三十家注六卷注唐道士張君相集解

葛元老子道德經節解二卷

道德經內解二卷注不知作者

老子道德經內節解二卷注題尹先生注

王顧老子道德經疏四卷

李榮老子道德經注二卷

李約老子道德經注四卷

碧雲子老子道德經藏室纂微二卷注不知名

老子道德經義二卷老子指例略一卷注並不知作者

集注老子二卷注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等注

呂知常老子講義十二卷

劉驥老子通論語二卷

徽宗老子解二卷



司馬光老子道德經注二卷

蘇轍老子道德經義二卷

趙令穆老子道德經解二卷

程大昌易老通言十卷

老子部彙考四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

老子

河上公章句四卷

注不詳姓氏

毋丘望之章句二卷

注

字仲都京兆人漢長陵三老

嚴遵注二卷字君平蜀都人漢徵士又作老子指歸

十四卷

虞翻注二卷

王弼注二卷又作老子指略一卷



古今圖書集成  
鍾會注二卷

羊祜解釋四卷注字叔子泰山平陽人晉太傅鉅平成侯

范望州注訓二卷注字叔文會稽人吳尚書郎

王尚述二卷注字君曾琅邪人東晉江州刺史封杜忠侯

程韶集解二卷注鉅鹿人東晉郎中關內侯

邯鄲氏注二卷注不詳何人

常氏注二卷注不詳何人

盈氏注二卷

孟氏注二卷或云孟康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中書監廣陵亭侯

巨生內解二卷注不詳何人

袁真注二卷注字彥仁陳郡人東晉西中郎將豫州刺史

張嗣注二卷

張憑注二卷

孫登集注二卷注字仲山太原中都人東晉尚書郎



蜀才注二卷

釋慧琳注二卷

釋慧嚴注二卷注陳留人本姓范宋世沙門

王元載注二卷

顧歡堂誥四卷注一作老子義疏

節解二卷注不解作者或云老子所作一二云河上公

作

劉遺民元譜一卷注字遺民彭城人東晉柴桑令

想余注二卷注不詳何人一二云張魯或云劉表魯字

公旗沛國豐人漢鎮南將軍關內侯按想余注杜光庭作想爾未知

孰是

戴逵音一卷注字安道譙國人東晉常侍散騎太子

中庶子徵不就

近代有梁武帝父子及周弘正講疏北學有杜弼

注世頗行之

杜光庭老子箋註

六十餘家

節解上下二卷注老君與尹喜解



內解上下二卷注尹喜以內修之旨解注

想爾二卷注三天法師張道陵所注

河上公章句四卷注漢文帝時降居陝州河濱今有

廟現存

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注漢成帝時蜀人名遵

山陽王弼注二卷注字輔嗣魏尚書郎

南陽何晏疏四卷注字平叔魏駙馬都尉

河南郭象注二卷注字子元魏晉間人

潁川鍾會注二卷注字士季魏明帝時人

隱士孫登注二卷注字公和魏文明二帝時人

晉僕射太山羊祜注四卷注字叔子

沙門鳩摩羅什注二卷注本西域人苻堅時自玉門

關入中國

沙門佛圖澄注二卷注後趙時西國僧

沙門僧肇注四卷注晉人

梁隱居陶弘景注二卷注武帝時人號貞白先生

范陽盧裕注二卷注後魏國子博士一名白頭翁

劉仁會注二卷注後魏伊州梁縣人



吳郡徵士顧歡注四卷

注

字景怡南齊博士

松靈仙人注二卷

注

隱青溪山無名氏年代

裴楚恩注二卷

注

晉河東人

杜弼注二卷

注

秦人京兆人

張憑注二卷

注

河南人字長宗宋明帝太常博士

梁武帝注四卷

梁簡文帝述義十卷

張嗣注四卷

注

清河人不知年代

梁道士張元靜疏四卷

注

字道宗

梁道士孟安排經義二卷

注

號大孟

梁道士孟智周注五卷

注

號小孟

梁道士竇略注四卷

注

與武帝羅什所宗無異

陳道士諸糅元覽六卷

隋道士劉進喜疏六卷

隋道士李播注二卷

唐太史令傅奕注二卷

注

併作音義

唐魏徵義五卷

注

太宗相

法師宗文明義五卷



胡超義十卷

道士安丘指歸五卷

道士王元辯釋義十卷注釋河上公

道士尹愔新義十五卷注諫議大夫肅明觀主

道士徐邈注四卷

道士何思遠指趣二卷元示八卷注直翰林

衡嶽道士薛季昌金繩十卷事數一卷

洪源先生王鞬注二卷元珠三卷口訣二卷

法師趙堅講疏六卷

太子司議郎楊上善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注高宗  
時人

吏部侍郎賈至述義十一卷金鈕一卷

道士車若弼疏七卷

任真子李榮注二卷

成都道士黎元興注義四卷

太原少尹王光庭契源注二卷

道士張惠超志元疏二卷

龔法師集解四卷



通義郡道士任太元注二卷

道士冲虛先生殿中監申甫疏五卷

岷山道士張君相集解四卷

道士元英講疏六卷

漢州刺史王真論二卷注論兵述義上下二卷

道士符少明道譜策二卷

元宗皇帝注二卷講疏六卷

宋鄭樵通志

道家

老子道德經二卷注周柱下史李耳撰戰國時河上

丈人注

又二卷注漢文帝時河上公注

又二卷注漢長陵二卷毋丘望之注

又二卷注漢處士嚴遵注

又二卷注政和御解

又二卷注王弼注

又二卷注鍾會注

又二卷注羊祜注



又二卷注晉尚書郎孫登注

又二卷注晉江州刺史王尚楚注

又二卷注劉仲融注

又二卷注晉中郎將袁真注

又二卷注張憑注

又二卷注曹道沖注

又二卷注盧景裕注

又四卷注陶弘景注

又二卷注陳臯注

又二卷注鐘樹山注按唐書作樹鍾山此作鐘樹山恐俱誤似宜作鍾樹山爲是

又二卷注李允愿注

又二卷注陳嗣古注按明焦竑作陳象古

又二卷注僧慧琳注

又二卷注僧惠嚴注

又二卷注僧鳩摩羅什注

又二卷注僧義盈注

又二卷注程韶集注

又四卷注任真子集注



又四卷注道士張道相集三十家注

又四卷注梁曠等注

又二卷注偃松子注

又四卷注李納注

又三卷注道士李榮注

又二卷注唐明皇注

又二卷注辟閭仁諝注

又二卷注傅奕注

又二卷注楊上善注

又二卷注吳善經注

又小解二卷

又二卷注道士成元英注

又二卷注盧藏用注

又新歌注道德經一卷注李若愚撰

老子音一卷注晉孫登撰

又一卷注李軌撰

又一卷注戴逵撰

又音解二卷注李旼撰



老子義疏一卷注顧歡撰

又五卷注孟智周撰

又四卷注韋處元撰

又九卷注戴詵撰

又四卷注趙志堅撰

又八卷注唐明皇撰

又二卷注不著名氏

又四卷注王顧等撰

又十四卷注江徵撰按明志作江徵

又四卷注賈青夷撰

老子古本二卷

老子講疏四卷注梁武帝撰

又六卷注梁武帝撰

又四卷注何晏撰

老子章句二卷注母丘望之撰

老子指趣三卷注母丘望之撰

老子指歸十一卷注嚴遵撰

老子義綱一卷注顧歡撰



元言新記道德經二卷注王肅撰

道德經品四卷注梁曠撰

老子節解二卷

老子章門一卷

老子指略例二卷注王弼撰

老子指略論二卷

道德問二卷注何晏撰

道德經序訣二卷注葛洪撰

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七卷注成元英撰

老子元旨八卷注韓莊撰

道德經元譜一卷注劉遺民撰

道德經譜二卷注道士扶少明撰

道德經傳四卷注陸希聲撰

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注唐杜光庭撰

老子述義十卷注賈大隱撰

老子道德簡要義五卷注元景先生撰

道德經內解一卷

道德經兵論要義述四卷



道德經雜說一卷

注

陸修靜撰

道德經契源一卷

道德經纂微二卷

注

道士陳景先撰

道德經傳授圖一卷

老子猶龍傳三卷

注

賈善翊撰

老子昌言二卷

注

呂氏撰

老子心鏡一卷

注

崔少元撰王守愚注

老子真義機要一卷

右老子九十部二百九十卷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

道家

老子

隋志梁有漢長陵三老母丘望之注老子二卷志不著錄晁氏公武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其末云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蓋三皇之道也東萊呂氏曰孔子嘗問禮焉今載於曾子問者與五千言殊不類蓋告孔子者其所職著於書者自



其所見也陸德明序錄云周敬王時西出關爲關  
令尹喜說道德二篇尚虛無無爲漢文帝時河上  
公作章句四篇以授帝言治身治國之要注志無  
河上公章句鄰氏傅氏徐氏劉向傳說今皆亡王  
禹玉曰今資善堂所寫御本獨無章名章名疑非  
老氏之意

薛氏曰古文老子道德上下經無八十一章之辨  
今文有河上公注分八十一章史記樂臣公本師  
河上丈人教安期再傳至於臣公其弟子蓋公爲

曹相國師修黃帝老子學則丈人者乃今所謂河  
上公也自晉世已言其教漢文帝敘述尤怪誕  
景迂晁氏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  
棄物獨得諸河上公古本無有也傅奕能辨之王  
弼題曰道德經不析道德而上下之猶近古與  
葉氏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  
所同者皆合於易

老子指歸

不著錄

隋志十一卷嚴遵撰列子釋文云遵字君平作指



古今圖書集成  
歸十四篇演解五千文

馬端臨文獻通考

道家考

老子道德經二卷

晁氏曰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予嘗學焉通其大旨而悲之蓋不幸居亂世憂懼者所爲之書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應世也或知或愚或勇或怯惟其當之爲貴初不滯

於一曲也至於成敗死生則以爲有命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於其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懼之心焉今耳之書不然畏明之易暗故守之以昏畏寵之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柔畏直之挫則致曲畏厚亡也則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不如其已旣貴矣畏其咎故退功成矣畏其去故不居凡所以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弱謙下爲道者其意蓋曰不如是則將不免於咎矣用此觀之豈非所



謂求全也哉嗟夫人惟有意於求全故中懷憂懼  
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爲有所不敢爲則其蔽大  
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卒列於百  
家而不爲天下達道與以諸家本參校其不同者  
近二百字互有得失乙者五字注者五十五字塗  
者三十八字其間徽宗御注最異諸本云天下柔  
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以其無能易  
之而御注作天下莫柔弱於本而攻堅强者莫之  
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諸本云恬淡爲上勝而不

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  
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  
喪禮處之御注作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  
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  
天下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  
處右言居上則以喪禮處之其不同如此

朱子語錄曰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  
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老子術冲  
嗇不肯役精神 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



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  
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使渠  
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  
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  
見故亦不脫灑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  
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粗了  
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  
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爾在高處

它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爾爭他這工夫極難常  
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  
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它然亦是它氣象也只  
是它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  
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它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  
房之術全是如此嶢關之戰陷秦將以利與之連  
和卽回兵殺之與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卽勸高祖  
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  
出來便卽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莫教它說一話



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黃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它此其所以乖也老子說話只是欲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則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陳氏曰昔人言諡曰聃故世稱老聃然聃之爲訓耳漫無輪也似不得爲諡

河上公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太史公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公蓋公卽齊相曹參師也而晉葛洪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詣問之卽授素書道經章句兩說不同當從太史公也其書頗言吐故納新按摩導引之術近神仙家劉子元稱其非真殆以此與傳奕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四句古本無有獨得於公耳

老子指歸十三卷



晁氏曰漢嚴遵君平撰谷神子注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後章首之類按唐志有嚴遵指歸十四卷馮廓注指歸十三卷此本卷數與廓注題谷神子而不顯名姓疑卽廓也

### 老子略論一卷

晁氏曰魏王弼撰凡十有八章景迂云弼有得於老子而無得於易注易資於老子而老子論無資於易則其淺深之効可見矣

陳氏曰魏晉之世元學盛行弼之談元冠於流輩故其注易亦多元義晁以道言弼注易亦假老子之旨世所行老子分道德經爲上下卷此本道德經且無章目當是古本

### 明皇老子注二卷疏一卷

晁氏曰唐元宗撰天寶中加號元邁道德經世不稱焉又頗增其詞如而貴食母作兒貴求合於母之類貴食母者嬰兒未孩之義諸侯之子以大夫妻爲食母增之贅矣



古今圖書集成  
三十家注老子八卷

晁氏曰唐蜀郡岷山道士張君相集河上公嚴遵  
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羅什盧裕劉仁會  
顧歡陶隱居松靈仙人裴處思杜弼節解張憑張  
嗣臧元靜大孟小孟竇略宋文明褚粦劉進喜蔡  
子晃成元英車惠弼等注君相稱三十家而列其  
名止二十有九蓋君相自以爲一家言并數之耳  
君相不知何時人而謂成元英爲皇朝道士則唐  
天寶後人也以絕學無憂一句附絕聖棄知章末

以惟之與阿別爲一章與諸本不同

道德經傳四卷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傳疏道德二經義

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杜光庭撰以明皇注疏演其義

道德經疏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河上公葛仙翁鄭思  
遠唐睿宗明皇諸家注序其自疏

道德經疏節解上下各二卷



古今圖書集成  
崇文總目偽蜀喬諷撰諷仕偽蜀爲諫議大夫知制誥奉詔以唐明皇注疏杜光庭義綴其要附以己意解釋之

道德經小解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注解道德經義

道德經譜二卷

崇文總目道士扶小明撰不詳何代人以道德經章句略爲義訓

老子道德經論著二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撰光意謂太史公曰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後人以其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故廢道經德經之名而曰道德論墓誌載其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皆於無與有下斷句不與先儒同

王介甫注老子二卷王雱注二卷呂惠卿注二卷陸佃注二卷劉仲平注二卷

晁氏曰王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釋最所致意



古今圖書集成  
首章皆斷有無作一讀與溫公同後其子雱及其徒呂惠卿陸佃劉仲平皆有老子注

呂氏老子注二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撰其意以老氏之學合有無謂之元以爲道之所由出蓋至於命矣其言道體非獨智之見孰能臻此求之終篇膠於聖人者蓋寡但不當以聖智仁義爲可絕棄耳

蘇子由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皇朝蘇轍子由注子由謫官筠州頗與學

浮屠者游而有所得焉於是解老子嘗曰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法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天下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古之聖人忠信行道而不毀世法以此耳故解老子亦時有與佛法合者其自序云耳其解是謂襲明以爲釋氏傳燈之類



古今圖書集成  
陳氏曰東坡跋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

朱子雜學辨曰蘇侍郎晚著此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因與之辨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

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爲可辨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於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辨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爾若求諸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御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徽宗御撰或曰鄭居中視草未詳

劉巨濟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皇朝劉涇巨濟注涇蜀人篤志於學文詞



古今圖書集成  
奇偉早登蘇子瞻之門晚受知蔡京除太學博士  
老子解二卷

陳氏曰葉夢得撰其說曰孔子稱竊比於我老彭  
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不廢  
也所解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以爲四支  
九竅本韓非子解老之說

易老通言十卷

陳氏曰程大昌撰其序言多爲訓老而實該故曰  
易老通言易在而六經皆在矣蓋以易爲六經之

首也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

道家考

老子疏 卷

陳庭玉著

老子解 卷

葉夢得著

老子解十卷

趙善湘著



老子道德經注 卷

晉江陳權著

老莊列口義 卷

林希逸著

道德經解 卷

湯建著

老子集解 卷約言 卷

俱薛惠著

道德陰符經注 卷

黃潤玉著

焦竑經籍志

道家 按前諸書已載者不重錄

呂大臨注老子二卷

葉夢得注老子二卷

劉涇注老子二卷

王安石注老子二卷

王雱注老子二卷

呂惠卿注老子二卷



陸佃注老子二卷

劉仲平注老子二卷

李息齋老子解二卷

趙學士老子集解四卷又全經二卷

王純甫老子億二卷

李贄解老子二卷

戴逵老子音一卷

李畋老子音解二卷

賈青夷老子疏四卷

老子古本二卷

元言新記道德二卷注王肅

道德經集注十八卷注彭相纂

道德經纂疏二十卷

道德經集義十卷又集義十七卷

道德經集解四卷注董思靖

道德經藏寶纂微十卷注陳景元

道德經三十家注八卷注張君相

老子通義二卷注朱得之



道德經雜說一卷

注陸修靜

老子猶龍傳三卷

注賈善翊

老子昌言二卷

注呂氏

老子通言十卷

注程大昌

老子心鏡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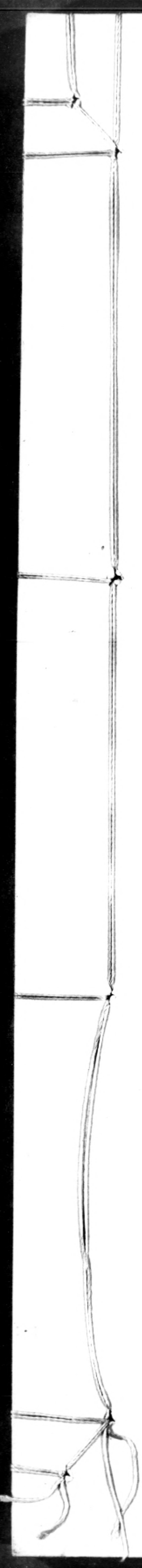
注崔少元撰王守愚注

老子真義機要一卷

道德會元二卷

注李道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三十三卷目錄

老子部總論

周韓非子

解老

喻老

尹文子

大道上

大道下

秦呂氏春秋

貴公

不二

漢賈誼新書

審微

淮南子

道應訓

晉阮籍步兵集

通老論



古今圖書集成  
梁劉勰文心雕龍 諸子

宋邵雍皇極經世書 觀物外篇

程子遺書 老子

朱子語錄 老子

葉夢得石林巖下放言 論氣

鄭俠西塘集 論老子

程大昌文集 潛藩盛德錄

葉適習學記言 老子

真德秀西山文集 老莊

魏了翁鶴山文集 跋老子

元許謙魯齋文集 老子

吳澄臨川文集 老子

老子部藝文一

老子贊 晉阮籍

老子贊 孫綽

老子廟碑 隋薛道衡

惚恍中有象賦 唐謝觀

黃老先六經論 羅處約



老氏說

宋歐陽修

讀老子

王安石

老子論

蘇轍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葉適

跋老子義

張耒

進東宮易老通言劄子

程大昌

孔子師老聃辨

羅璧

老子贊

明太祖

老子部藝文二

詩

老子六言四首

魏嵇康

老子廟詩

唐李白

讀老子

白居易



經籍典第四百三十三卷

老子部總論

周韓非子

解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  
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  
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  
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  
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德則無德不德則有德故曰



古今圖書集成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  
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故以  
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  
者謂其意無所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  
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  
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  
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  
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  
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  
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  
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  
以爲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  
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論故疾趨卑  
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  
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



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矣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

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



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

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况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



古今圖書集成  
儉故能廣

喻老

張榜韓非子纂云中多與淮南道應人間訓同者多從刪今依刪本

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

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復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不聽及公子返晉邦



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以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腴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裋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

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誇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



古今圖書集成  
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尹文子

### 大道上

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籍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人善

之與不善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

### 大道下

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以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



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  
宜慎

秦呂氏春秋

貴公篇

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  
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  
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

不二篇

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

聃即聃

漢賈誼新書

審微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  
爲一足以利天下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  
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  
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  
然也夫事有遂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  
之於未亂

淮南子鴻烈解



古今圖書集成  
道應訓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此老子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

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曰是人也也能爲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



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  
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  
伯破其首以爲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  
天下谿

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  
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  
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  
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

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

惠孟見宋康王王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惠孟曰  
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能入雖巧有力擊之不  
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  
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  
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  
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  
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  
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



獨無意邪孔墨是已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

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者善乘人之賢也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甯戚干齊桓公公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

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

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



古今圖書集成  
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刑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

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而不能自給魚母受魚而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辱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三怨可乎故



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  
季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  
問曰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  
也巫馬期以報孔子曰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  
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  
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

罔兩問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扶桑受謝日  
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  
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而不可爲象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  
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鋟上貫頤血流至地  
而弗知也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  
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  
彌少此之謂也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  
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  
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



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勾星在房星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

割廉而不劌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孔子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則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辨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



古今圖書集成  
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取天下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晉阮籍步兵文集

通老論

聖人明於天人之理達於自然之分通於治化之體審於大慎之訓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樸百姓熙恬保性命之和

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三皇依道五帝伏德三王施仁五霸行義強國任智蓋優劣之異薄厚之降也

梁劉勰文心雕龍

諸子



古今圖書集成  
醫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爲醫子子自肇  
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  
冠百氏然則醫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並世而經子  
異流矣

宋邵雍皇極經世書

觀物外篇

老子道德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

老子知易體者也

註朱子曰康節嘗言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

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  
體用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  
養性擴充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程子遺書

老子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  
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  
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橫縱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



焉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卻不雜然皆窺測天地之未盡者也 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

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 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老子書其言自不相



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元妙處後來卻入做權詐者上去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語錄

老子

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

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個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的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



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旨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嘗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問老子與鄉原何如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

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個無見識底好人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用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閑時似個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



來更教你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子之學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反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 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

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擴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卻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 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攙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



出但任你做得狠狠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  
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  
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  
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  
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  
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  
無用 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有常無爲句讀  
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  
妥帖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 問道可道如何解

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元  
之義曰元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窔窔地處那便是衆  
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在身曰從前理會此  
章不得 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是那邊徼如邊  
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  
所不應也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  
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元牝  
或云元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不是牝只是木  
孔承筍能受的物事如今門環謂之牡鑲則謂之牝



鎖管便是牝鎖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元者謂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様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元牝元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元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爲無則上文自

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埏埴是一例語某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轉運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有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蘇頌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個沉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



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個剛強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個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自應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間時

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個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欲得退步占立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



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 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個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個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

說這個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般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無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



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  
老子卻說一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多藏必厚亡老  
子也是說得好 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  
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  
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  
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  
者此身不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  
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

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  
之也 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  
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  
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  
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粲風雷之鼓舞  
雨露之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  
一是以清淨無爲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



天下正亦只是這個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淆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葉夢得石林巖下放言

論氣

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

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己而柔剛則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爲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惟持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爲柔也蓋知道之至者本無二

鄭俠西塘集

論老子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



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  
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讚歎之深乎曰是皆  
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  
不喜而亡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  
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  
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肖也者以  
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爲不肖

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  
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  
至而不知其爲大則同於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  
下謂我道大似不肖蓋衆方察察髮較而錐競我獨  
悶悶以天下爲不足爲者宜乎其不相似故能成其  
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下  
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笑則不足以爲道也又  
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然  
則汨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



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爲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澗泥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寢寢以明潔而莫之知予力焉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晷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晷也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

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况於人之靈識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孟老莊釋氏之教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而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爲宗得老氏之說以明

程大昌文集

潛藩盛德錄



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宜若無藉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祕尤爲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棄捐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有無薪而能自起火焰者邪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舍道本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譌失本意又益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確曰何況元元皇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元元皇帝卽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爲教祖而八十一章自清淨寡欲之外別

無一語他及如何鑿空妄去有藥有仙及祈禳勝厭等事邪恭蒙聖諭以某言爲是且明誦白詩上語全文益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也

葉適習學記言

老子

言老子所自出莫著於孔子家語世家曾子問老子列傳蓋二戴記孔子從老聃助祭於巷黨云云使佚子死下殤有墓禮家儒者所傳也司馬遷記孔子見老聃歎其猶龍遁周藏史至關關令尹喜強之著書



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非禮家儒者所傳也以莊周言考之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亦言孔子贊其爲龍則是爲黃老學者借孔子以重其師之辭也一說塗引巷援非有明據然遷謂世之學老子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稱指必類乃好惡之實情烏得舉其所絀而亦謂孔子聞之哉且使聃果遁周藏史嘗教孔子以故記雖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說則今所著者豈無緒言一二辨析於其間而故爲岩居川游素隱特出之語何耶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

老子而爲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妄人訛而合之爾自伏羲以來漸有文字三墳八索今不傳於世大抵多言變化儻慌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堯舜禹皐陶以至周公孔子損削弗稱管子尚權謀子華子言仁義其人老子並時或相先後亦皆與道德之意相首尾蓋老子之學乃昔人之常至其盡去謬悠不根之談而精於事物之情僞執其機要以御時變則他人之爲書固莫能及也然遷旣以爲不知所終又以爲壽百六十歲又其居自有鄉里又以爲有



子爲魏將傳至漢而所謂教孔子之老聃著書之老子乃不能辨其本事而徒詳於末流則非余所知也  
真德秀西山文集

老莊

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頴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

皆以清談爲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大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不以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喪亡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爲戎乎其後元帝好元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爲道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



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也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槌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而語哉又況掇拾其元談清流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腥薰岱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搖隍杞中不思保國之計

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元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



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執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魏了翁鶴山文集

跋老子

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寂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

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元許謙魯齋文集

老子

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爲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



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爲是也 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槩舉

吳澄臨川文集

老子

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物者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指無形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老子部藝文一

老子贊

晉阮籍

陰陽不測變化無倫飄飄太素歸虛反真

老子贊

孫綽

李老無爲而無不爲道一堯孔跡又靈奇塞關內鏡  
冥神絕涯末合元氣契長兩儀

老子廟碑

隋薛道衡

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  
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升下生之氣候固以財



成庶類亨毒羣品有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靜神息智鶉居鷇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析疑於俎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於鐘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醨之變於是儒墨爭鶩名法並馳經禮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原本本其惟大道乎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因以老子爲號其狀

也三門雙柱表耳目之奇蹈五把十形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於周氏綿祀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市朝屢易容貌不改宣尼一睹歎龍德之難知關尹四望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旣而鍊形物表卷迹方外蜺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讌衍清都參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



涉其流者則擯落囂塵得其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椿凋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淺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遜天之形雖復傲吏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縱轡接統膺期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衡月角天表冠於百王明鏡衢樽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鬪天齊地軸之所蛇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鴟跼黃延姦宄鄭阻兵禍大縱毒螫將遍函

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欃槍而掃除仗旄鉞而斬伐共工旣翦重立乾坤蚩尤就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萬方欣戴九服謳謠乃允答天人祇膺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昔軒轅顓頊建國不同太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規模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左城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于鴛鸞升降靈臺豈更營于鳩鵲憂勞庶



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于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  
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草纓知恥畫服與慚天無入  
牢之星地絕城牛之氣延閣廣內考集群典石渠壁  
水闡揚儒業綴五禮于將壞正六樂于已崩總章溺  
志之音大師成功之頌承華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  
邦內弘三善兩離炳耀重日垂明永固洪基克隆鼎  
祚重以維城磐石多藝多才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爲  
王室之蕃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於潤塗納烝民  
於壽域旄頭垂象窮髮成形獯獫作患其來久矣無

上算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自我開運耀德戢兵感  
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匍匐投掌牂牁夜郎之  
所靡漠桑乾之地咸被聲教並入提封閩越勾吳不  
愆貢職夫餘肅慎無絕夷邸遐邇視福文軌大同自  
三代之餘六雄競逐秦居閏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  
深華夏有晉則化成邊裔降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  
皇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  
復三五之規模固以幽明贊協符瑞彪炳千年靈蔡  
著天性以效徵三足神鳥感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



出自京師秋露凝甘徧于竹葦星光若月雲氣飛煙  
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囊之度信可以揚鑾動  
蹕肆觀東后玉檢金繩登封岱嶽而謙以自牧爲而  
不宰尚寢馬卿之書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  
若乘奔處黃屋之下無忘夕惕雖蒼壁黃琮事天事  
地南正火正屬神之視猶恐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未  
言仁里尚想元極壽宮靈座麋鹿徙倚華蓋闕壇風  
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  
冑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歷試總斯蕃部猶

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苦相之兩城繞渦  
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園沃野平臯東連譙國  
望水置檠揆景瞻星擬元圃以疏基橫玉京而建宇  
雕楹畫棋磊砢相扶方井圓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  
仙衛儼而無聲神館虛閑滴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  
之士存元守一之儔四方輻輳千里波屬知如在之  
敬申醮祀之禮顯仁助于王者冥福資于黎獻允所  
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夫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  
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騰茂實飛英聲圖丹青



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歲次敦牂律中姑洗大  
隋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悠  
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紀維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  
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  
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慙皇王猷謝帝上德逾遠淳  
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冲和尚賢飾智懸法張羅內  
修尊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多真人出世星  
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解紛挫銳去薄歸厚日  
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隘此九州逝將高蹈超

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光浮元門洞啓神化潛流賴  
鄉舊里渦川遺跡古往今來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  
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維皇受命乃神乃聖響  
發地鐘光垂天鏡宇宙開朗妖氛蕩定曜魄同尊參  
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  
盧納賚王會書琛青雲千呂薰風入琴化致鼎平家  
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慙太上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  
隰爽塏亭臯彌望梅樑桂棟曲檻叢楹烟霞舒卷風  
霧淒清仙官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



古今圖書集成  
神不測理存繫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  
明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惚恍中有象賦

唐謝觀

惚不可視無臭無聲恍不可聽希夷杳冥於不可爲  
之內有不可狀之形則可徇其惚恍於無是無非之  
間見有若存若亡之象似菖蒲之秀聞之而不見其  
形同合浦之珍知有而難期入掌且夫視之不見將  
謂虛聽之不聞將謂無則虛無之內有罔象之珠及  
夫視之可見以爲真聽之得聞以爲實則真實之外

有彊名之質故執無而求者理則謬焉執有而求者  
理亦不然寄精於從無之地韜光於入有之權其象  
也虛其體也元謂皦兮尚默謂虧兮復全其方不中  
於矩而規不中於圓自索隱於心契可忘形於意筌  
靜以神觀黃帝得之於三月反於目聽列子寤之於  
九年然後含兮如容浩兮如海體混沌而不殆成胚  
渾而不宰先天地之始已塊然而生後天地之終尚  
澹然而在何者爲在何者爲生生萬物兮吾象不顯  
成萬物兮吾象不呈謂之有兮無朕謂之無兮有精



故道我者非常道名我者非常名及夫清有形而爲天濁有形而爲地列而爲九疇八卦播而爲五行六位此皆非其象此乃象之器自可外廢其境內存其至一論老氏之言曷無爲之不致

黃老先六經論

羅處約

先儒以太史公論道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以病也某曰不然道者何無之稱也無不由也混成而先兩儀至虛而應萬物不可致結况名之曰道道旣名矣降而爲聖人者爲能知來藏往與天地準故黃

老姬孔通稱焉其體曰道其用曰神無適也無莫也一以貫之胡先而尊孰後而愧六經者易以明人之權而本之於道禮以節民之情趣於性也樂以和民之心全天眞也書以叙九疇之祕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六經一也矧仲尼祖述堯舜而况於帝鴻氏乎華胥之始太上之德史傳詳矣老聃世謂方外之教然而與六經皆足以治國治身清淨則得之矣漢文之時未遑學校竇后以之而治曹參得之而相幾致措刑



且仲尼嘗問禮焉俗儒或否其說今日春秋昭公七年郊子來朝仲尼從而學焉俾後之人敦好問之旨矧老子有道之士周之史氏乎余謂六經之教化而不已則臻于大同大道之行則蜡賓息老黃老之與六經孰爲先而孰爲後乎又何必縑藉玉帛然後爲禮筍簋鏞鼓然後爲樂乎余謂太史公之志斯見之矣惡可以道之跡儒之末相戾而疾其說病之者可以觀微未可以觀妙

老氏說

宋歐陽修

前後之相應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不必更言其餘然老子爲書比其餘諸子義爲簡要也其餘竅見人情尤爲精爾非莊周慎到之倫可擬其言雖若虛無而于治人之術至矣

讀老子

王安石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



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蓋生者尸之于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爲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之何預乎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

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之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用而不知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疎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老子論

蘇轍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一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歡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

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議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爲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爲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



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于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

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其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也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實有



之事則於天下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旣曰無之以爲用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旣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旣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

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葉適

永康呂皓子陽解老子旣成以授余周衰諸子各騁私見爲書墮裂王道而恣於曲學聃其最甚者祥祓所蒙大義蔽矣固不得而強同也每歎六經孔孟舉世共習其魁俊偉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莊列之說怪神虛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子陽再試省司不中遂絕迹科舉當得累恩亦棄不就有高退之節歲責黃檗穀數千遠邨窮



乏皆賴其救有任卹之恩方少時適會父兄有詔獄上疏孝宗且納所居官天子感動立命慮冤枉併緣坐得釋五十餘人有幹子之孝旣隱居無用獨教其子殊殊亦凜絜孤立出處必以度子陽實知之父子自爲師友有察父之明門內肅如也閭里雍如也非所謂魁俊偉特者耶雖不解老子亦足以發身成名矣子陽愀然曰我性物理而進於道天地之至公也眇眇乎身名奚有夫合性情之正而爲言者近理也卽性情之安而爲言者近道也子陽詩歌文字每多

得意高處往往不減古人近道之言也雖不解老子亦足以身名兩忘而進於道矣雖然山林之士倚幽樹激寒流放飯未日爲惰而已子陽于是書贅附羣聖賢出入釋老用力甚勤譬夫博奕愈于已也

跋老子義

張耒

夫人之生不殺之於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於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耶則吾取爲奇者



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嘗有司殺者殺矣竊有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進東宮易老通言劄子

程大昌

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言世故者亦非其或短于此也故師老子而得者爲漢文帝蓋其爲治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則漢以大治而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其長故也至于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



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采其秉要之理而以西漢爲法鑒其談治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爲戒則老子之精言妙道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

孔子師老聃辯

羅璧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之言譽之逮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而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以老子訓誨孔子之語及孔鮒作家語

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爲證繇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皆寓言耳其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不崇信其學故託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意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皆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師承而問禮老子一語又備見於諸書而不知其始自莊子也夫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爲其著書厭薄禮樂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莊子傳其後從而有剖斗折衡推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之語則聃



又何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莊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弔肉晉人可證也豈有以禮訓孔子而勸其徒容異是耶孔子於人之一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沒之耶此爲莊子寓言也無疑余嘗謂孔子所師惟推夫周公彼其夢想猶冀見之此真孔子之師也孟子去孔子甚近且曾思之傳最親其誦述孔子所稱引者皆不過文武周公而已使孔子果師聃曾思何不言之

老子之道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之言明之此其借孔子以尊其師可見也後之衛道者多爲孔子解而未嘗識其寓言及尊師之意破莊子之妄耳若孔子師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爲周藏史藏皮書所或者聃所職多書孔子因問聃焉容或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理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爲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叙百家之學興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朱鉏禽滑釐尹



文彭蒙田駢愼到關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叙名之至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以尊其師也

老子贊

明太祖

心淵靜而莫測志無極而何量惚恍其精而密恍惚其智而良宜乎千古聖人務晦短而云長

老子部藝文二 詩

老子六言四首

魏嵇康

爲法滋章寇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元寂無聲鎮之以靜自正

知慧用

哀哉世俗徇榮馳騖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勤苦不寧

名與身孰親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龕醜獨以道德爲友故能延期不朽

生生厚招咎

位高勢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如何



貪人不思

名行顯患滋

老子廟詩

唐李白

先君懷聖德靈廟肅神心暮合人蹤斷塵濃鳥跡深  
流沙丹竈滅關路紫煙沉獨傷千載後空飲松柏林

讀老子

白居易

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老君是知  
者緣何自著五千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三十四卷目錄

老子部紀事

老子部雜錄

老子部外編



經籍典第四百三十四卷

老子部紀事

高士傳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橋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莊周者宋蒙人也少學老子爲蒙縣漆園吏遂遺世



自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家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



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仲尼篇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

亢倉子全道篇亢倉子居羽山之顛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之始來吾鮮然異

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邪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麤啜從而啓之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今以羽俗父子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的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



於所聞曰聖人謂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

史記孟子附傳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

申不害傳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

韓非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樂毅傳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樂叔高帝

封之樂鄉號曰華城君華城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惠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樂臣公一作樂臣公



鼂錯傳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萬石君傳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景帝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封爲塞侯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

田叔傳田叔者趙城涇人也其先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

魏其武安侯傳竇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

汲黯傳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

鄭當時傳鄭當時者字莊好黃老之言

儒林傳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

日者傳褚先生曰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



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言談稱引古明王聖人道非淺聞小數之能史記自叙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注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

高士傳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名姓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傳業於安期生爲道家之宗

焉

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徙趙其族樂毅名顯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靜不仕及趙爲秦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漢書楚元王傳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爲宗正丞常持老子知足之計

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



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畱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辨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之屬

曹參傳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旣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司馬遷傳贊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

楊王孫傳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餘家業千金厚自奉養

王吉傳蜀有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

揚雄傳贊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



司馬遷皆有是言

神仙傳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爲庵於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敕諸王及大臣皆誦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乃使齋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卽幸其庵躬問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以高乎公卽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十丈俯而答曰余

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實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惟願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著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其所

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泯合帝甚貴之論者以爲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盡通故神人特以教之而恐漢文心未至信故示神變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



爲心邪

高士傳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齊人爭往於世主惟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爲齊丞相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爲參具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及參入相漢遵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爲參師然未嘗仕以壽終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日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况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二人遂不復見恢亦高抗匿曜終身不仕焉

後漢書光武帝紀帝每旦視朝日仄迺罷數引公卿  
郎將講論經理夜分迺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  
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聖而失黃老養性之明願頤  
愛精神游優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光武十王傳楚王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  
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  
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紵三十匹詣國相曰  
託在藩輔過惡累積送縑帛以贖愆辜國相以聞詔

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  
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  
桑門之盛饌

耿弇傳弇父况字俠游以明經爲郎與王莽從弟伋  
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

竇融傳竇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  
學更相推薦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  
外黃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  
康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



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

鄭均傳均字仲虞少好黃老書

楊厚傳厚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

范升傳升字辨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

淳于恭傳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也蓋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

翟酺傳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曆算

劉陶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子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辨疑凡百餘篇

蔡邕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勳好黃老周舉傳子颺字巨勝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



棘十有餘歲

酷吏傳樊噲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爲吏

逸民傳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

獨行傳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少爲書生性卓詭不倫恆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

三國志魏曹爽傳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王肅傳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

注魏略

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注

王粲傳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

鍾會傳注會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初會



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辨注  
易及老子爲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弼字輔國何劭  
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辨能言父  
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  
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  
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  
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無  
所不足

吳虞翻傳翻爲老子訓注傳于世

老子翼附錄王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慧十餘歲  
便好莊老通辨能言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見王  
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  
所注爲道德二論按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  
晏自然出拔過之太原王濟好言老莊嘗云見弼易  
老注所悟者多

晉書裴秀傳秀子頴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  
自少知名頴深患時俗放蕩不遵儒術何晏阮籍素  
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



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  
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曰老子既著五  
千之文表撫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  
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  
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  
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  
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

裴楷傳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  
弱冠知名尤精老易

王渾傳次子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資英爽氣蓋一  
時善易及老莊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  
山濤傳濤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

王衍傳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  
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  
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  
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  
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  
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



當世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爲事

阮籍傳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爲之貴附老子翼附錄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爲法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阮瞻傳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辨辭不足而旨有餘舉止

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阮修傳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

阮放傳放字思度中興除太子中舍人庶子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

嵇康傳康字叔夜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書告絕曰老子



莊周吾之師也吾每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意日頽任逸之情轉篤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繫獄遂復收康康乃作幽憤詩曰託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向秀傳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

謝鯤傳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

庾峻傳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

峻子凱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爲陳畱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適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

郭象傳象字子元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陸雲傳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



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趨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元學自此談老殊進

劉柳傳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右丞傳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惟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簞矣時人重其言

陶侃傳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

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鞭朴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

劉隗傳隗兄子劭劭族子黃老太元中爲尚書郎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庾亮傳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老莊風格峻整動由禮節

石秀傳秀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韓伯傳伯字康伯入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曰



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焉

殷浩傳浩字深源弱冠有美名尤善元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

鄧粲傳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殷仲堪傳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閒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

之

文苑傳李充字弘度嘗著學箴稱老子

晉陽秋庾子嵩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神仙傳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真訣

異苑陸雲獨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雲時飢乏因而詣前至其家牆院甚整便寄宿見一少年共說老子極有詞致雲出臨別



語云我是山陽王輔嗣雲出門迴望向處止是一家

此條與晉書小異故並存之

宋書沈演之傳演之字臺真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未知名

隱逸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既而閒居讀老易隱逸傳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

南齊書張融傳融字思光解褐出爲封溪令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建武四年卒遺命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

周顒傳顒字彥倫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元言相滯彌日不解文學傳祖冲之字文遠著易老莊義

高逸傳顧歡字景怡太祖踐祚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末明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就事黃老道解陰陽



古今圖書集成  
書爲數術多效驗

宗測字敬微頗好音律善易老

杜京產字景齊頗涉文義專修黃老

沈麟士字雲禎元嘉末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  
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少時麟士稱疾歸  
鄉隱居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注易經禮記春秋尚  
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

吳苞字天蓋少學三禮及老莊宋泰始中過江聚徒  
教授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栖志空谷秉操

貞固沈情味古白首彌厲微太學博士不就

高士傳徐伯珍字文楚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

老子翼附錄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爲  
參軍答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迺掛  
其祖所畫向子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  
拜辭悲泣測長嘯不顧

梁書世祖二子傳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  
子母王夫人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元風彩清越  
辭辯鋒生特爲世祖所愛



張充傳充字延符吳郡人父緒嘗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及明年便修身改節學不盈載多所該覽尤明老易何敬容傳太宗頻於元圃白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元虛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劉儒傳儒弟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

孝行傳江紉字含德性靜好老莊元言尤長佛義儒林傳伏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爲老莊義

賀瑒字德璉天監七年領五經博士著老莊講疏嚴植之字孝源少善莊老能元言

沈峻傳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言元尤精解當世冠絕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

文學傳劉昭字宣卿幼警敏七歲通老莊義



處士傳庾詵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世祖常在  
荊州辟爲主簿遷中錄事每出常目送之著老莊義  
疏

庾承先字子通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  
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  
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重  
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  
從之荊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  
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畱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

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

陳書馬樞傳樞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  
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邵陵王綸爲南徐州  
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令樞講維  
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  
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立  
主客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  
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  
綸甚嘉之



周弘正傳弘正字思行幼孤爲叔父侍中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情穎悟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在吾右著老子疏五卷行於世

徐陵傳陵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老莊義旣長博涉史籍

儒林傳全緩字弘立太建中累遷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元者咸推之

張譏篤好元言受學於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爲先

輩推服簡文在東宮每有集講必遣使召譏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於武德殿講老莊入陳高宗世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令於溫文殿講莊老高宗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閒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所撰老子義十一卷

文學傳陸瑜嘗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質論於僧滔法師並通大旨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魏書崔浩傳浩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



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  
聘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袁  
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程駿傳駿少孤貧師事劉延明謂延明曰今世儒咸  
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爲  
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命之旨若斯者  
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沖真喪延  
明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遷著  
作郎顯祖屢引駿論老易之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

人言意甚開暢

邢巒傳巒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  
雅好文詠

儒林傳盧景裕字仲儒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  
老子

逸士傳李謐作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  
爲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何用  
施此心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  
斯



北齊書徐之才傳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

文苑傳顏之推字介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

周書陸騰傳父旭性雅澹好老易緯候之學撰五星要訣及兩儀真圖頗得其指要

儒林傳盧光字景仁博覽羣書尤好元言撰道德經章句行於世

隋書張熒傳熒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

明克讓傳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

文學傳潘徽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



古今圖書集成  
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

老子翼附錄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  
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  
爲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遊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  
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辭以瘖疾未嘗  
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縣解  
人也有請道者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  
世

唐書王與傳王與者方慶六世孫少爲禮家學元宗

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廣修祠祭靡神不祀  
與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  
士

貞半千傳半千生而孤爲從父鞠愛羈州通史書客  
晉州州舉童子房元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  
子

陸希聲傳希聲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  
多昭宗聞其名召爲給事中

劉禕之傳麟臺郭翰寬簡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



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官改麟臺郎  
房琯傳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卒贈太尉琯有遠  
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  
李泌傳泌七歲知爲文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  
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  
議帝憶其早惠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  
忠義傳顏杲卿甥沈盈有行義明黃老學解褐博雅  
尉與杲卿同死贈大理正

隱逸傳王希夷隱嵩山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

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強

吳筠通經誼美文辭元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  
悅敕待詔翰林獻元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  
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

秦系字公緒越州人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  
餘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  
彌年不出

王績有奴僕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  
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



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獨孤  
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

術  
儒學傳王紹宗兄元宗隱嵩山號太初先生傳黃老

藝文傳盧照鄰字昇之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  
武后尙法已獨黃老著五悲文以自明

李白晚好黃老

柳井傳初井與劉太真尹徵閣士和受業蕭穎士而

井好黃老穎士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墜寄  
是子云徵博聞彊識士和鉤深致遠吾弗逮已井不  
受命而尚黃老子亦何誅

陳希烈傳希烈宋州人博學尤深黃老

舊唐書傳奕傳奕注老子并撰音義又集魏晉已來  
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劉子元傳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自幼及長述  
作不倦論孝經非鄭元注老子無河上公注有集三  
十卷



古今圖書集成  
元載傳天寶初元宗崇奉道教下詔求明莊老文列四子之學者載策入高科

李淳風傳淳風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爲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圖文集十卷並行於代

隱逸傳白履忠博涉文史著三元精辨論一卷註老子及黃庭內景經有文集十卷

儒學傳陸德明高祖親臨釋奠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

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高祖喜之賜帛五十匹撰老子疏十五卷行於世

賈公彥傳趙州李元植受三禮於公彥元植博涉漢史及老莊諸子之說

尹知章少勤學嘗夢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後祕書監馬懷素奏引知章就祕書省與學者刊定經史尤明易及莊老元言之學遠近咸來受業其有貧匱者知章盡其家財以衣食之所注孝經老子莊子韓子管子鬼谷子頗



古今圖書集成  
行於時

隱逸傳盧鴻一字顥然隱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爲道士久之遊天台元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

老子翼附錄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說謂世傳此書爲神仙虛無言又詆太史遷先

黃老而後六經之失此流俗之言也以我觀之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

宋史李穆傳穆幼能屬文從酸棗王昭素受易及莊老書盡究其義昭素謂曰子所得精理往往出吾意表

馮元傳王旦聞其名嘗召入令說論語老子羣子弟侍聽因薦之眞宗

胡則傳龍昌期嘗注老子其說詭誕穿鑿嘉祐中詔取其書歐陽修言其異端害道不當推獎



古今圖書集成  
王雱傳雱作老子訓傳安石以雱所著道德經注鬻於市遂得傳達於上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蘇轍傳轍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所著老子解行於世

程振傳初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從容言孔子以鴟鴞之詩爲知道其詞不過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亦云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

意

趙善湘傳元慶二年進士歷觀文殿學士所著有老子解十卷

道學傳程顥資性過人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張載少善談兵范仲淹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

張洽少穎異從朱熹學諸史百家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



儒林傳王昭素少篤學不仕李穆師事焉博通九經兼究莊老開寶中穆薦之朝詔赴闕見於便殿

洪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行於世

程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易老通言行於世

文苑傳羅處約嘗作黃老先六經論人多重之

隱逸傳萬適喜學問精於道德經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爲務

孔叟善讀書晚年唯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

東都事略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之際屢聘不至召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八十太祖問以養生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無欲凝神泰和黃帝唐堯享國末年得此道也太祖說其言

高道傳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山與劉海蟾种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



得微旨久之入天台山真宗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除著作佐郎固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受

了齋集了齋陳忠肅公瓘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略云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畱意於此乃治國無爲之術

誠齋襍記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紗帷聽之

蘇州府志林處登進士第大觀中由奉議郎改宣德郎有老子解

婺源縣志王炎字晦叔登乾道五年乙科所著有老子解

金史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傳后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淡清懿造次必於禮

李純甫傳晚年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藁其餘應物文字爲外藁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等數十萬言



元史吳澄傳澄少暇卽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嘗校正老子莊子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

明外史東湖樵夫傳建文亡臣梁中節定海人仕於朝好讀老子太元經京城破去爲道士

黃潤玉傳潤玉注道德陰符二經及孫子兵書

黟縣志李赤肚師事遨蓬頭及閭道人得異術時猖狂市上唱老莊書莫知所終尚書楊道賓爲之傳

河南府志老子宅在靈寶縣北三里世傳老子著道德經於此尹喜宅在靈寶縣函谷關南世傳老子遇

尹喜之處

盩厔縣志紫雲樓在縣東三十里尹喜先生結草爲樓望紫雲西邁處今名樓觀華陽錄記秦始皇好神仙於尹先生樓南立老子廟晉元康中更修葺蒔木萬株連亘七里戶給三百供洒掃唐武德初易名宗聖觀

說經臺樓觀南有臺老子於此說道德經授尹喜又曰昇天臺臺上有再生柏世傳老子說經於此見二柏枯以針灸之復生今尚鬱茂人以爲靈異



老子部雜錄

孔子家語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  
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  
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三如九九九  
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  
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  
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  
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  
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



主虎故虎六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

漢書人物表註序張晏曰老子元默仲尼所師雖不在聖要爲大賢而在第四其餘差違紛錯不少晉書懷帝本紀論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士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空虛爲高而笑勤恪

顏氏家訓勉學篇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石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元宗遞相誇尚景



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元以才望被戮無支離臃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元以傾動權勢寧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誠之譬也謝幼輿賊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

袖元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元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於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元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元帝在江荆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無能子老君說篇孔子定禮樂明舊章刪詩書修春



秋將以正人倫之序杜亂臣賊子之心往告於老聃  
老聃曰夫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蹂於刀几則爛矣自  
昔聖人創物立事誘動人情人情失於自然而天其  
性命者紛然矣今汝久文而縟之以繁人情人情繁  
則怠怠則詐詐則紛亂所謂伐天真而矜己者也天  
禍必及孔子懼然亦不能遂己削跡於衛伐樹於宋  
饑於陳蔡圍於匡皇皇汲汲幾於不免孔子顧謂顏  
回曰老聃之言豈謂是乎

孫登說篇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

愚且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蘭煎以膏翠拔以文常  
人所知也

東坡志林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而嘆  
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  
孔老爲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  
見此奇特

容齋續筆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  
人常畏死則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讀者至此  
多以爲老氏好殺夫老氏豈好殺者哉旨意蓋以戒



時君世主視民爲至愚至賤輕盡其命若刈草菅使  
之知民情狀人人能與我爲敵國懷乎常有朽索馭  
六馬之懼故繼之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  
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下篇又  
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且人情莫不  
欲壽雖衰貧至骨瀕於餓隸其與受僇而死有間烏  
有不畏者哉自古以來時運倂擾至於空天下而爲  
盜賊及夷考其故亂之始生民未嘗有不靖之心也  
秦漢隋唐之末土崩魚爛比屋可誅然凶暴如王仙

芝黃巢不過僥覬一官而已使君相御之得其道豈  
復有滔天之患哉龔遂之清渤海馮異之定關中高  
仁厚之平蜀盜王先成之說王宗侃民情可見世之  
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訓思過半矣

容齋三筆老子之言大抵以無爲無名爲本至於絕  
聖棄智然所云將欲斂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  
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乃似  
於用機械而有心者微言淵奧固莫探其旨也  
廣川董道藏書志昔唐元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



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歡陶弘景松靈裴處思杜弼張惠張嗣臧元靜孟安期孟智周寶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元英車惠弼今攷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毋丘望之湘逸其姓程韶王尙蜀才袁真釋惠嚴惠琳盈義梁曠樹鍾山傳奕楊上善李允愿陳嗣古任真子馮廓元

景先生楊上器韓杜梁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閭仁諝劉仲融王肅戴詵元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仁會松靈裴處思杜弼張嗣臧元靜寶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車惠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存元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傳奕



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夷各有注說  
王顧等奉元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而爲廣  
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錄猶有未盡  
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蓋八九也

魏了翁讀書雜鈔吾聞諸老聃曰鄭注老聃古壽考  
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孔疏曰案下文助葬於巷黨  
老聃曰丘止柩又莊子稱孔子與老聃對言是與孔  
子同時也案史記云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里人也  
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藏史鄭注論語云老聃周之太

史未知所出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  
垣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吾  
聞諸老聃云後又有公館復及金華之事二章皆孔  
子聞諸老聃曰鄭注巷黨黨名也

仇俊卿元機通士之驚空名操捷徑者託之譚元皆  
祖老子不知老子非清淨無爲守株繫匏者也當周  
衰時避世出函關語關令喜特緒餘耳至有附爲吐  
納按摩道引之術陋矣劉子元疑非中的旨哉其云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則神用無方莫



古今圖書集成  
能當也豈雌雄黑白之間已邪謂得易之體亦未盡諒也

枕譚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竽者五音之長竽唱則衆樂皆和大奸倡則小盜和故云盜竽今本誤作盜夸字相近故也

松下偶談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虛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夫孔子以禮問聃則聃非不知禮者而聃之

言如此亦豈非禮之意然而獨諱言禮顧以爲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蓋聃之於禮尚其意不尙其文然使文而可廢則意亦不能以獨立矣此老子鑑文之弊而矯枉過正之言也或謂有二老子絕滅禮樂之老子與孔子問禮之老子不同兼太史公老子傳多疑詞旣稱莫知其所終又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旣云太史儋卽老子又稱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意者有二老子而太史公不能斷耶余謂老子所答問禮之言卽是道德五千言之旨其論禮之意則



是其廢禮之文則非耳太史公雖不能斷然亦卒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既曰隱則其年莫得詳亦宜矣且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斷後二千餘年將何所據而斷耶

捫蝨新語吳世英嘗語予治大國若烹小鮮有是二義蓋自寬厚者言之則曰宜勿煩擾自刻薄者言之則曰當加鹹酸予知其戲因語之曰太史公所謂申韓刑名慘刻皆原道德之意無乃是乎

丹鉛總錄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

老彭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聘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黃帝書卽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汪尚書書慎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長松茹退慙慙子曰老氏以爲五音可以聾耳五色可以瞽目介然有知可以惑我無知殊不知耳目無所有有因有身知亦無所有有因有境嗚呼身心既有則生死榮辱好惡是非靡所不至矣大覺夫子教天下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而八者現前則身心並無所有既無則所謂死生榮辱好惡是非譬如片雪飛於紅爐之上惡得有哉然身心之執雖解而八者猶未滌除復教之以四大前境觀分別心如天機深者卽了悟外四塵則四大無所有外四大則四塵亦

無所有外前境則分別心亦無所有外分別心則前境亦無所有能所互洗物我蕩然是時也無身之身無心之心昭然在前矣始知形充八極大患莫能累焉智周萬物熱惱莫能焚焉駕四弘之輪乘十願之馬飛行無際碾窮色空盡使博地舍靈頓躋正覺乃大士之能事也

老氏宗自然夫自然也者卽無爲之異稱無爲卽不煩造作之謂也若然者則聖人設教將教誰乎何者以善旣自然惡亦自然則無往而非自然果如此則



古今圖書集成  
衆人之希賢賢希聖始從勉然而終至於自然之說  
老氏大悖也故老氏但言其終而略其始之說行則  
蒸惡爲善之教將戰而不能全勝矣夫始終一條也  
故衆人希賢賢希聖此盡其始也聖希天盡其終也  
盡始也者以理治情之謂也盡終也者復其性也性  
復則向謂一條者昭然在前矣夫復何事至此則知  
自然不自然俱掉捧打月耳

老子部外編

王子年拾遺記老君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  
老叟五人或乘鳴鶴或著羽衣共譚天地之數所撰  
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獻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  
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時金壺器中有黑汁狀若淳  
漆洒木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皆  
君所撰經皆寫以玉牒綴以金繩貯以玉函及金壺  
汁盡二人乃欲刳心瀝血以代墨焉此乃洛州景山  
太室少室也所說九變長生等經有百萬篇多藏名



山石室祕而未行今所出者約六千卷

弇州山人說部宛委餘編李耳在母胎八十年耳有  
聃故一名老聃脅尊者在母胎六十年故號難生



